

# 增长、趋同与中东欧国家的第二次转型\*

孔田平

**【内容提要】** 转轨后,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在与老成员国的经济趋同上有所进展,但尚未有任何一个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欧盟老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东欧国家的趋同进程加速。2008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趋同进程放慢。转轨30余年来,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潜力已丧失殆尽,中东欧国家需要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东欧国家亟待第二次经济转型。

**【关键词】** 中东欧国家 经济增长模式 趋同 转型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应对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导致经济生活停顿,绝大多数经济体陷入衰退,中东欧国家也不例外。波兰自1992年开始的经济持续增长进程被打断。继经济转轨后的转轨性衰退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经济衰退,2020年中东欧国家又经历了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有直接的影响,引发了对中东欧国家增长模式的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危机则再次引发对中东欧国家增长模式、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由于中东欧国家现有增长模式的潜力丧失殆尽,中东欧国家亟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看,中东欧国家面临第二次经济转型。

## 一 中东欧国家的增长与趋同

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时期:1990~1999年

---

\* 本文中中东欧国家指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11国。

为第一个时期;2000~2009年为第二个时期;2010~2019年为第三个时期;2020年之后为第四个时期。

1990~1999年是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是中东欧国家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时期。1990年中东欧国家纷纷摒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日,波兰实行名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的激进的经济转轨战略,开启了“休克疗法”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政策主流。就经济转轨战略而言,激进的“休克疗法”占了上风,渐进主义的转轨战略被匈牙利采纳。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由于在转轨上犹豫不定,被动走上渐进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欧国家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经济增长记录成为衡量经济转轨成效的重要指标。

中东欧国家实行经济转轨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称的转轨性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虽然一些评论家预计从再分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会付出代价,但现实生活中的代价远远大于理论预测。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中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约20%,波罗的海国家的降幅更大,接近50%<sup>①</sup>。一些经济学家将中东欧国家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咎于中央计划经济下高度扭曲的生产结构和资源浪费,以及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为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长时间滞后<sup>②</sup>。由经互会解体引发的经济联系中断对产出的影响被忽视。转轨之初,一些经济学家曾认为渐进主义转轨会导致较小的产出下降,但这一判断未能经受住事实的考验。波兰是第一个实行“休克疗法”的中东欧国家,其经济在下滑两年后率先摆脱衰退,实现增长。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衰退的时间均高于波兰。实行渐进主义转轨战略的匈牙利经济衰退的程度高于波兰。除波兰之外,对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剧变后的第一个10年是失去的10年。到1999年,中东欧国家中只有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恢复到1989年的经济水平。应当说,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付出的代价超乎想象。

---

<sup>①</sup> Ivan Szelenyi, Pathways from and Crises after Communism: the Case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 *Belvedere Meridionale* XXVI. 4, 2014, pp. 7–23.

<sup>②</sup> Oleh Havrylyshyn, Thomas Wolf,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1990–98: The Main Lessons*, <https://www.elibrary.imf.org/view/books/072/00033-9781589060135-en/ch04.xml>

表 1 1990 ~ 1999 年中东欧国家实际 GDP 增长率 (%)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波兰	-11.6	-7.0	2.6	3.8	5.2	7.0	6.1	6.9	4.8	4.1
匈牙利	-3.5	-11.9	-3.1	-0.6	2.9	1.5	1.3	4.6	4.9	4.5
捷克	-1.2	-11.6	-0.5	0.1	2.2	5.9	4.8	-1.0	-2.2	-0.2
斯洛伐克	-2.5	-14.6	-6.5	-3.7	4.9	6.7	6.2	6.2	4.1	1.9
斯洛文尼亚	-4.7	-8.9	-5.5	2.8	5.3	4.1	3.5	4.6	3.8	4.9
克罗地亚	-7.1	-21.1	-11.7	-8.0	5.9	6.8	6.0	6.5	2.5	-0.3
罗马尼亚	-5.6	-12.9	-8.8	1.5	3.9	7.1	3.9	-6.1	-5.4	-3.2
保加利亚	-9.1	-11.1	-7.3	-1.5	1.8	2.1	-10.9	-6.9	3.5	2.4
爱沙尼亚	-6.5	-13.6	-14.2	-9.0	-2.0	4.3	3.9	10.6	4.7	-1.1
拉脱维亚	2.9	-10.4	-34.9	-14.9	0.6	-0.8	3.3	8.6	3.9	0.1
立陶宛	-5.0	-5.7	-21.3	16.2	-9.8	3.3	4.7	7.3	5.1	-4.2

资料来源: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0, <https://www.ebrd.com/publications/transition-report-2000-english.pdf>

2000 ~ 2009 年中东欧国家走上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巩固,与欧洲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取得重大进展,8 个中东欧国家在 2004 年加入欧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 2007 年加入欧盟。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9 年加入欧元区。由于制度改革的效应和加入欧盟的激励,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2000 ~ 2009 年欧盟 27 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1.5%,同期中东欧国家的年均增长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欧盟平均水平的 2 ~ 3 倍。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东欧国家受到严重冲击。2009 年除波兰经济微弱增长外,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经济经历了两位数的下滑。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的救助。

表 2 2000 ~ 2009 年中东欧国家实际 GDP 增长率 (%)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波兰	4.3	1.2	1.4	3.9	5.3	3.6	6.2	6.8	5.1	1.7
匈牙利	4.9	3.8	4.1	4.0	4.5	3.2	3.6	0.8	0.8	-6.7
捷克	3.6	2.5	1.9	3.6	4.5	6.3	6.8	6.1	2.5	-4.1
斯洛伐克	1.4	3.5	4.6	4.8	5.0	6.7	8.5	10.6	6.2	-4.7

(续表 2)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斯洛文尼亚	4.4	2.8	4.0	2.8	4.3	4.5	5.9	6.9	3.7	-8.1
克罗地亚	3.0	3.8	5.4	5.0	4.2	4.2	4.7	5.5	2.4	-5.8
罗马尼亚	2.4	5.7	5.1	5.2	8.5	4.2	7.9	6.3	7.3	-7.1
保加利亚	5.7	4.2	4.7	5.5	6.7	6.4	6.5	6.4	6.2	-4.9
爱沙尼亚	10.0	7.5	7.9	7.6	7.2	9.4	10.6	9.4	-5.1	-13.9
拉脱维亚	6.9	8.0	6.5	7.2	8.7	10.6	12.2	10.0	-4.2	-18.0
立陶宛	3.3	6.7	6.9	10.2	7.4	7.8	7.8	9.8	2.9	-14.7
欧盟平均水平	3.9	2.0	1.2	1.3	2.5	2.0	3.2	3.0	0.5	-4.2

资料来源: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tec00115/default/table?lang=en>

2010 ~ 2019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欧元区。中东欧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外部冲击,保持了经济增长的态势。但是与前 10 年相比,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除克罗地亚外,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欧盟老成员国。

表 3 2010 ~ 2019 年中东欧国家实际 GDP 增长率 (%)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波兰	3.7	4.8	1.3	1.1	3.4	4.2	3.1	4.8	5.4	4.7
匈牙利	1.1	1.9	-1.3	1.8	4.2	3.7	2.2	4.3	5.4	4.6
捷克	2.4	1.8	-0.8	0.0	2.3	5.4	2.5	5.2	3.2	3.0
斯洛伐克	1.3	0.9	-2.6	-1.0	2.8	2.2	3.2	4.8	4.4	3.3
斯洛文尼亚	6.3	2.6	1.4	0.7	2.7	5.2	1.9	3.0	3.8	2.6
克罗地亚	-1.3	-0.1	-2.3	-0.4	-0.3	2.5	3.5	3.4	2.9	3.5
罗马尼亚	-3.9	1.9	2.0	3.8	3.6	3.0	4.7	7.3	4.5	4.2
保加利亚	1.5	2.1	0.8	-0.6	1.0	3.4	3.0	2.8	2.7	4.0
爱沙尼亚	2.4	7.3	3.2	1.5	3.0	1.9	3.2	5.8	4.1	4.1
拉脱维亚	-4.5	2.6	7.0	2.0	1.9	3.9	2.4	3.3	4.0	2.5
立陶宛	1.7	6.0	3.8	3.6	3.5	2.0	2.5	4.3	5.4	4.6
欧盟平均水平	2.2	1.8	-0.4	0.3	1.8	2.3	2.0	2.6	1.9	1.8

资料来源: Europe in Figures, Eurostat Yearbook 201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most\\_recent\\_year\\_desc=false](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most_recent_year_desc=false)

2020 年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突如其来的疫情也重创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应对疫情的限制措施导致经济生活陷入停顿,2020 年中东欧国家经济全面萎缩,波兰自 1992 年起持续的经济增长进程被迫中断。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目的不仅在于形成可行的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缩小与西欧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以赶超西欧发达国家。中东欧国家要缩小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唯有通过保持比西欧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实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已历 30 余年,他们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趋同进展值得关注。

经济研究文献中不乏对经济趋同概念的探讨<sup>①</sup>,其中最常见的概念为  $\alpha$  趋同和  $\beta$  趋同。 $\alpha$  趋同意味着国家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 $\beta$  趋同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往往比高收入国家增长更快,这是  $\alpha$  趋同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此外还有有条件趋同和无条件趋同之分。有条件趋同是指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或政策有所不同,经济体可能会趋同于不同的稳定状态,贫穷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自动高于富裕经济体。作为有条件趋同的一个类型,俱乐部趋同是指具有类似特征的经济体很可能在较长时期内趋同于同一稳定状态。无条件趋同表明,无论处于何种制度环境或采取何种政策,较贫穷国家的增长速度都快于较富裕国家,但是经济史上缺乏无条件趋同的实证支持。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经济学家日益关注制度的作用,制度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可持续经济趋同作为一个新概念应运而生。可持续经济趋同是指低收入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可持续地追赶高收入经济体的进程。可持续经济趋同应以健全的政策和制度为基础。除转轨后第一个 10 年外,初始收入较低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总体高于欧盟老成员国,符合  $\beta$  趋同的界定。加入欧盟后,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表现为  $\alpha$  趋同。如果考虑中东欧国家具有相似的特征,如计划经济的经验、经济转轨的走向、开放经济的选择、经济结构的相近和回归欧洲夙愿的实现,则中东欧国家的趋同又具有俱乐部趋同的特征。

1990 ~ 2019 年,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在与老成员国的经济趋同上有所

---

<sup>①</sup> Piotr Zuk, Eva Katalin Polgar, Li Savelin, Juan Luis Diaz del Hoyo, Paul König, Real Convergence in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 - Eastern Europe, [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other/ecb.ebart201803\\_01.en.pdf](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other/ecb.ebart201803_01.en.pdf)

进展,但尚未有任何一个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欧盟老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东欧国家的趋同进程加速。2008 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趋同进程放慢。中东欧相对发达的国家认为其增长模式已达到极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东欧 11 国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缩小了与欧盟 15 国的发展差距,到 2020 年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5 倍。2020 年捷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平均水平的 93.9%,斯洛文尼亚、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分别为 89.6%、76.9%、71.4%、65.1% 和 55% (见表 4)。

**表 4** 中东欧国家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单位:万美元)

年份	1990*	2004	2009	2020
波兰	0.617 0	1.334 2	1.925 4	3.440 6
匈牙利	0.830 5	2.584 3	2.074 5	3.325 3
捷克	1.277 2	2.091 4	2.778 1	4.204 9
斯洛伐克	0.715 8	1.521 3	2.309 7	3.201 4
斯洛文尼亚	1.359 4	2.274 2	2.755 7	4.012 4
克罗地亚	0.806 0	1.466 3	2.016 4	2.913 3
罗马尼亚	0.526 7	0.898 2	1.664 4	3.194 5
保加利亚	0.753 2	0.919 3	1.419 1	2.461 9
爱沙尼亚	0.646 4	1.452 4	2.049 2	3.792 5
拉脱维亚	0.550 4	1.226 8	1.703 6	3.221 2
立陶宛	0.591 5	1.301 9	1.813 0	3.919 1
欧盟平均水平	1.478 4	2.584 3	3.183 9	4.476 5

注:\*匈牙利数据为 1991 年;斯洛伐克为 1992 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为 1995 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 Databas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most\\_recent\\_year\\_desc=false](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most_recent_year_desc=false)

中东欧国家与欧盟 15 国的比较更能反映中东欧国家实际的趋同水平。中东欧 11 国中波兰趋同的进展最大,1989 年波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15 国水平的 38%,2019 年达到 68%。保加利亚趋同进展最为缓慢,1989 年保加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15 国的 47%,2019 年为 49%。斯洛文尼亚和捷克起点较高,2019 年分别达到欧盟 15 国水平的 82% 和 86% (见表 5)。

表 5 中东欧国家人均 GDP 与欧盟 15 国平均水平比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欧盟 15 国 = 100)

年份	1989	2004	2010	2018	2019
波兰	38	43	57	66	68
匈牙利	56	55	61	66	69
捷克	75	69	76	85	86
斯洛伐克	59	50	69	72	73
斯洛文尼亚	74	75	74	81	82
罗马尼亚	34	30	49	60	63
保加利亚	47	30	42	48	49
克罗地亚	51	50	54	58	60
爱沙尼亚	54	48	69	77	78
拉脱维亚	52	41	57	65	66
立陶宛	55	54	67	75	78

资料来源:波兰华沙经济学院学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统计局和欧盟委员会数据整理, Mariusz Próchniak, Juliusz Gardawski, Maria Lissowska, Piotr Maszczyk, Ryszard Rapacki, Aleksander Sulejewicz, Rafał Towalski, *ścieżki rozwojowe krajów i regionów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https://ssl-www.sgh.waw.pl/pl/Documents/raport\\_sgh\\_2020/038\\_01\\_Prochniak\\_.pdf](https://ssl-www.sgh.waw.pl/pl/Documents/raport_sgh_2020/038_01_Prochniak_.pdf)

表 6 反映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东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趋同进展情况。

表 6 2009 ~ 2020 年中东欧国家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的趋同进程 (%)

年份	2009	2010	2019	2020
欧盟 27 国	100	100	100	100
波兰	60	63	73	76
匈牙利	65	66	73	74
捷克	87	84	93	93
斯洛伐克	72	76	69	70
斯洛文尼亚	86	85	88	89
克罗地亚	63	61	66	64
罗马尼亚	52	52	69	72
保加利亚	44	45	53	55
爱沙尼亚	64	66	82	84
拉脱维亚	53	54	69	70
立陶宛	57	61	84	87

资料来源:根据 Eurostat 数据整理,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tec00114/default/table?lang=en>



## 二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

匈牙利学者阿科什·多姆比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来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针对中东欧国家1996~2001年、2002~2007年、2008~2012年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多姆比以“增长会计”法把资本、劳动力和多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解<sup>①</sup>。其研究表明,1995~2012年,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积累,大大超过了多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的贡献。应该强调的是,正是由于资本积累,在全球经济危机阶段,多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利用率的下降并没有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更大幅度的下降<sup>②</sup>。另外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6年,资本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sup>③</sup>。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成果是消除了短缺经济。中东欧国家商品短缺不复存在,而资本短缺成为转轨后制约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观察家称,中东欧国家是在没有资本的条件下重建资本主义。中东欧国家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只能求助于外国资本,特别是来自欧洲发达国家的资本。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推动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中东欧国家严重依赖外资,2010~2019年流入中东欧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占GDP的2.6%。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可称为外国直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或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东欧国家之所以形成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中东欧国家通过经济转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其次,中东欧国家通过贸易自由化融入全球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再次,中东欧国家为吸引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进行绿地投资出台了各类优惠政策。最后,中东欧国

---

<sup>①</sup> 多要素生产率(MFP),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种衡量经济绩效的方法,它将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产出)与用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投入的数量进行比较。

<sup>②</sup> Ákos Dombi,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https://www.asz.hu/storage/files/files/Angol\\_portal/public\\_finance\\_quarterly/Archive/2013/a\\_dombia\\_2013\\_4.pdf](https://www.asz.hu/storage/files/files/Angol_portal/public_finance_quarterly/Archive/2013/a_dombia_2013_4.pdf)

<sup>③</sup> Karsten Staehr, *Economic Catch-Up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ost-Transition Lessons and Perspectives*, [https://www.nbp.pl/badania/konferencje/2018/cofee/presentations/Staehr\\_Karsten.pdf](https://www.nbp.pl/badania/konferencje/2018/cofee/presentations/Staehr_Karsten.pdf)



家地理上接近西欧,具有大量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注意。跨国公司凭借所有权优势、位置优势以及统一协调其经营活动的内部化优势进入中东欧市场<sup>①</sup>。

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出口为导向。跨国公司的进入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跨国公司是中东欧国家出口的主力军。中东欧国家高度依赖外部资本和外部市场。在欧洲资本主义类型的讨论中,中东欧国家经济被称为依附型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在多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比较优势为半标准化工业产品的装配平台<sup>②</sup>。外国公司,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公司在中东欧国家的大部分制造业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在零售、银行和其他服务部门也有很大影响。制造业企业往往利用工资优势(工资水平比西欧低 50% 以上)将产品出口西欧<sup>③</sup>。2016 年匈牙利外资控制的企业占增加值的 51.4%,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捷克分别占 48.1%、44% 和 43%,爱沙尼亚和波兰分别占 39.3% 和 36.8%,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均占 32.9%,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占 27.8% 和 27.3%。中东欧国家外资控制的企业占增加值的份额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5%)<sup>④</sup>。2017 年在外资控股企业增加值占比最高的 10 个欧盟国家中,有 7 个来自中东欧地区,分别为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捷克、爱沙尼亚、波兰和拉脱维亚<sup>⑤</sup>。中东欧经济走向市场化之后,中东欧国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攀升。1991 年匈牙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8.7%,2019 年增至 81.7%。1990 年斯洛伐克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

---

① Lucia Petronela Blăju,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Union*,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65 (2015), pp. 1134 – 1139.

② Andreas Nölke, Arjan Vliethehart, *Enlarging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Emergence of Dependent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World Politics*, 61, No. 4 (October 2009), pp. 670 – 702.

③ Martin Myant, *Europea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Trade Unions in Eastern and East – central Europe*, Working Paper 2020.03,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https://www.etu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7/WP-2020.03-Myant-WEB.pdf>

④ Eurostat, *Foreign – controlled Enterprises in EU: Value Added*,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190411-1?inheritRedirect=true&redirect=%2Feurostat%2Fnews%2Fwhats-new>

⑤ Filip Brokeš, *Foreign Companies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https://www.obserwatorfinansowy.pl/in-english/foreign-companies-in-central-and-southeast-europe/#:~:text=%E2%80%9CThe%20share%20of%20value-added%20generated%20by%20foreign-controlled%20enterprises,per%20cent%29%2C%E2%80%9D%20Eurostat%20says%20in%20a%20press%20release>

的 23.8%，2019 年增至 92.2%。2020 年，除波兰和拉脱维亚外，中东欧国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下降(见表 7)。从 2019 年数据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欧盟老成员国(见图 1)。

表 7 1990~2020 年中东欧国家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比重(%)

年份	1990	1996	2007	2019	2020
波兰	—	22.0	38.5	55.3	56.1
匈牙利	28.7*	41.8	77.7	81.7	79.4
捷克	32.9	38.1	66.1	73.8	70.9
斯洛伐克	23.8	49.2	83.3	92.2	85.4
斯洛文尼亚	—	46.1	67.8	83.9	77.8
罗马尼亚	16.7	26.4	24.7	40.3	37.2
保加利亚	33.1	48.4	52.3	63.9	55.3
克罗地亚	—	30.2	37.5	50.7	42.0
爱沙尼亚	—	61.2	62.5	74.0	71.1
拉脱维亚	—	40.4	38.2	59.8	60.3
立陶宛	—	41.9	51.6	77.3	73.5

注：\*1991 年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 Data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

Z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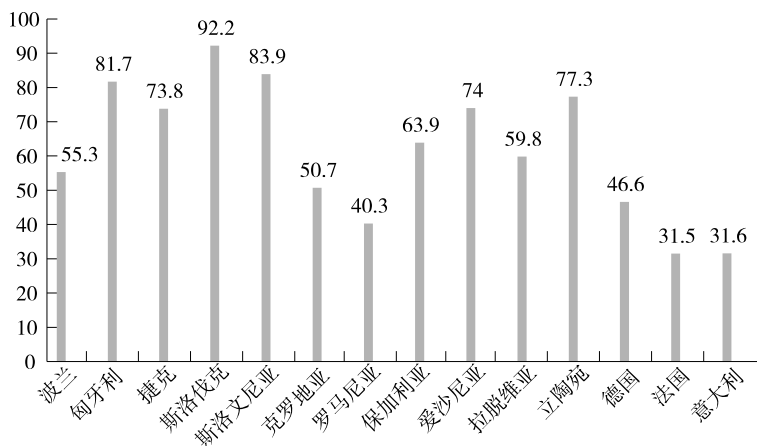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资料来源：同表 7。

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快了中东欧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速度。1990年后中东欧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大事件之一。中东欧国家摆脱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加入全球劳动分工体系,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202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肯定了全球价值链的作用。“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推动了1990年后国际贸易快速增长。这一增长促进了前所未有的趋同。穷国经济出现更快增长,并且开始追赶富国。贫困率大幅下降。这些收益来源于生产过程分散在各国以及企业间联系的加强”<sup>①</sup>。

中东欧国家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深度融入欧洲供应链。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化和欧洲化促进了欧洲生产网络的形成。中东欧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欧洲工厂,维谢格拉德集团成为欧洲制造业的中心。中东欧国家欣欣向荣的制造业并不限于低技术产业(如食品和饮料)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如木材或金属加工),而且涉及更加复杂的产业,如汽车和电子产业。就功能专业化而言,中东欧国家为名副其实的工厂经济。中东欧国家在产业链中处在中游,其产生的附加值低于上游的设计研发以及下游的物流和营销。欧洲形成了独特的产业分工。中东欧国家作为工厂经济体,主要负责实际的生产活动,而德国和其他几个欧盟老成员国则为总部经济体,专门负责知识密集型的生产前职能,并在不同程度上承担选定的生产后功能<sup>②</sup>。马克·派伦伊认为,基于低工资的初始比较优势,中东欧地区仍专注于制造任务,这限制了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功能升级——在企业内部获得更复杂的服务任务——可以提高价值获取,但在2011~2018年间进展缓慢<sup>③</sup>。外资不仅进入制造业,而且进入国内贸易、供水、金融、保险或房地产租赁等服务业部门。在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高于制造业(见图2)。

---

<sup>①</sup>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p. 1.

<sup>②</sup> A New Growth Model in EU – CEE; Avoiding the Specialisation Trap and Embracing Megatrends, The Vien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May 2021,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7843.pdf>

<sup>③</sup> Gábor Márk Pellényi, The Rol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Occupation – Level Employment Data, European Economy Economic Briefs, 062, December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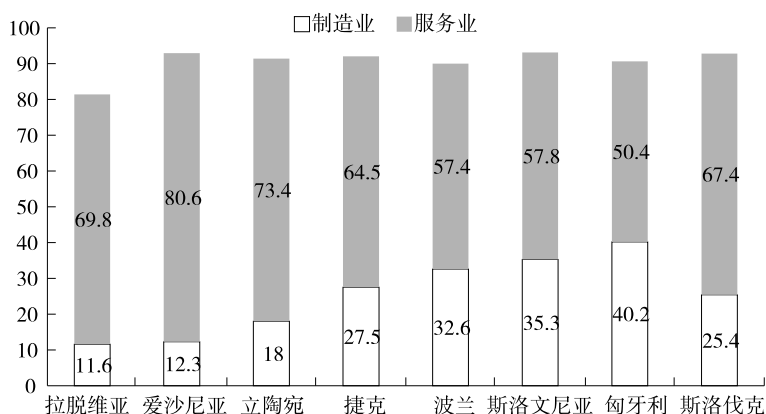


图 2 中东欧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占比 (%)

资料来源: OECD (2022), Inward FDI Stocks by Industry (Indicator), <https://data.oecd.org/fdi/inward-fdi-stocks-by-industry.htm>

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赖于劳动力的低成本。低成本劳动力无疑是中东欧国家的比较优势。压低工资和非工资的劳动力成本有助于保持这一比较优势。多数企业倾向于压低工资,而不是致力于创新。多数中东欧国家存在压低劳动力成本的趋势<sup>①</sup>。中东欧国家职工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德国(见表 8)。2000~2020 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小时劳动力成本增长 2~3 倍,但由于起点低,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中东欧国家的小时劳动力成本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新欧洲与老欧洲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见表 9)。2020 年欧盟的小时劳动力成本平均为 28.5 欧元,保加利亚只有 6.5 欧元。

表 8 2020 年职工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及其变化

国别	2020 年职工报酬占 GDP 的比重 (%)	2020 年职工报酬占 GDP 的比重与 2000 年的差额(百分点)
波兰	40.5	-0.5
匈牙利	42.0	-2.4
捷克	45.9	6.7
斯洛伐克	44.5	4.3
斯洛文尼亚	53.7	3.2
克罗地亚	51.3	0.2
罗马尼亚	41.3	1.9

<sup>①</sup> Leon Podkaminer,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Course of Transition and Following EU Accession), WIIW, Research Reports No. 388, July 2013.

(续表 8)

国别	2020 年职工报酬占 GDP 的比重 (%)	2020 年职工报酬占 GDP 的比重与 2000 年的差额 (百分点)
保加利亚	45.5	10.1
爱沙尼亚	50.7	5.4
拉脱维亚	52.3	11.0
立陶宛	49.2	10.1
欧元区 19 国	49.5	1.6
德国	55.2	2.1
法国	51.9	1.1

资料来源: Eurostat 2021,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File:Tab1-Income\\_components\\_of\\_GDP\\_\(%25\)\\_in\\_2020,\\_2019\\_and\\_2000.png](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File:Tab1-Income_components_of_GDP_(%25)_in_2020,_2019_and_2000.png)

表 9 中东欧国家小时劳动力成本 (单位:欧元)

年份	2008	201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欧盟	21.6	24.4	25.6	26.3	27.0	27.7	28.5
欧元区	25.1	28.3	29.4	30.0	30.7	31.4	32.3
德国	27.9	30.5	32.8	33.8	34.6	35.6	36.6
波兰	7.6	7.9	8.7	9.5	10.1	10.7	11.0
匈牙利	7.8	7.4	7.8	8.7	9.2	9.9	9.9
捷克	9.2	10.0	10.3	11.4	12.7	13.5	14.1
斯洛伐克	7.0	8.9	10.2	10.9	11.6	12.5	13.4
斯洛文尼亚	13.9	15.6	16.8	17.6	18.1	19.0	19.9
克罗地亚	9.2	9.5	9.5	10.1	10.8	11.1	10.8
罗马尼亚	4.2	4.1	5.3	6.2	7.0	7.7	8.1
保加利亚	2.6	3.4	4.5	5.0	5.4	6.0	6.5
爱沙尼亚	7.9	8.6	10.8	11.6	12.4	13.4	13.6
拉脱维亚	5.9	6.0	7.7	8.2	9.3	9.9	10.5
立陶宛	5.9	5.9	7.4	8.1	9.0	9.4	10.1

资料来源: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10624905/3-31032020-BP-EN.pdf/055df0e0-980d-27b9-a2a9-83b143d94d5b>

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虽然在推动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缩小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的收入差距,但是转轨 30 年来尚未有一个中东欧国家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这一增长模式推动中东欧国家形成二元的经济结

构,享受优惠的高效外国公司与不享受优惠的低效本地公司并存。跨国公司并未融入当地的供应链生态体系,而是利用自己的供应商网络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生产组装后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外。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诀窍和商业联系上未对当地企业产生涓滴效应。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形成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独特的产业分工,前者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活动,后者则主要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如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等。这种产业分工的固化不利于中东欧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中东欧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保持经济的竞争力而压低劳动力成本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因为压低劳动力成本会抑制国内需求,不利于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外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本,一旦遇到外部冲击,中东欧国家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东欧国家的趋同进程就已放缓。中东欧国家外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这种增长模式从长远看不可持续。学者呼吁中东欧国家形成新的增长模式<sup>①</sup>。捷克工业和运输联合会副会长什皮查尔认为,1989年后开始的经济转型已经走到尽头,须要进行第二次转型<sup>②</sup>。

### 三 中东欧国家的第二次转型

过去30多年,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991年中东欧地区没有一个高收入国家,而到2020年中东欧地区有9个高收入国家,即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2019年罗马尼亚首次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降级,回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虽然多数中东欧国家已经进入世界银行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没有停歇。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频繁使用该术语讨论经济问题<sup>③</sup>。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承认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的

---

① A New Growth Model in EU – CEE; Avoiding the Specialisation Trap and Embracing Megatrends, The Vien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May 2021,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7843.pdf>

② Czech Industry Calls on Next Government to Take Action in Seven Sectors, <https://english.radio.cz/czech-industry-calls-next-government-take-action-seven-sectors-8733877>

③ 孔田平:《中等收入陷阱与中东欧国家的成长挑战》,《欧洲研究》2016年第2期。

局限,强调创新在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中东欧国家关注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聚焦于自身在与西欧国家的趋同上进展缓慢,希望寻找加快趋同的良方。中东欧国家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实现可持续的趋同,因此需要经济的第二次转型。1990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是理顺基本的经济制度,而第二次转型的主要任务是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形成适当的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

### (一) 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高质量的制度

制度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制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sup>①</sup>。对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的比较表明,制度差异会影响经济增长<sup>②</sup>。巴尔采罗维奇对驱动型制度(propelling institution)和稳定型制度(stabilizing institution)进行了区分,前者决定增长的体制性力量,后者决定国内冲击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以及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驱动型制度包括产权和权利保护水平的各个方面以及反竞争法规的范围。稳定型制度包括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度约束、金融部门及其环境的一些制度特征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特征<sup>③</sup>。他的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二分法对制度体系来说过于简化,不可能全面把握制度体系与趋同的联系。波兰学者认为,中东欧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低的结果。这些国家未能为经济创新和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所带来的持续比较优势奠定结构基础,未能建立促进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产业转型和加入欧盟使中东欧国家形成了一种制度秩序,可称之为“拼凑式资本主义”<sup>④</sup>。对中东欧国家的增长模式值得进行深入反思。有学者以欧洲一体化角度观察中东欧国家的增长模式,认为该增长模式为一体化模式,主要政策为吸引外资、结构改革和健全财政。该模式假定中东欧国家实行上述政策,在没有任何传统的、积极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可实现快速增长,并最终赶上欧盟老成员

<sup>①</sup> Allard Bruinshoofd,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https://economics.rabobank.com/publications/2016/january/institutional-quality-and-economic-performance/>

<sup>②</sup> Dóra Györffy,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2010s: Institutions and Divergent Growth Models, <https://doi.org/10.1057/s41295-021-00264-3>

<sup>③</sup> Leszek Balcerowicz, Concluding Remarks, in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Real Convergence*, ed. Leszek Balcerowicz and Stanley Fischer, pp. 403-404, The MIT Press, 2006.

<sup>④</sup> Mariusz Próchniak, Juliusz Gardawski, Maria Lissowska, Piotr Maszczyk, Ryszard Rapacki, Aleksander Sulejewicz, Rafał Towalski, *cieki rozwojowe krajów i regionów europy rodkowo-wschodniej*, [https://ssl-www.sgh.waw.pl/pl/Documents/raport\\_sgh\\_2020/038\\_01\\_Prochniak\\_.pdf](https://ssl-www.sgh.waw.pl/pl/Documents/raport_sgh_2020/038_01_Prochniak_.pdf)



国。迄今为止,这一假定没有得到证实。20世纪90年代,波兰在大规模私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都被认为是落后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兰率先克服了转轨性衰退,走上一条相对较快的增长道路。而匈牙利和捷克为私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领头羊,其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却表现得相当疲弱<sup>①</sup>。

制度质量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如何衡量制度质量是学界的一大挑战。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涉及话语和问责、政治稳定、政府效率、规制质量、法治、控制腐败6个指标,可成为制度质量的导引。研究表明,制度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控制腐败、政治稳定、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sup>②</sup>。制度比较优势的概念对了解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颇有启迪。制度比较优势是提高或限制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特定制度可以通过政治决策的选择或经济演进模式的形成提高或限制效率<sup>③</sup>。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形成制度比较优势有可能为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中东欧国家过去不加批判地选择“华盛顿共识”的戒律,其发展模式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如今可以对“华盛顿共识”进行重新审视。中东欧国家过去倾向于制度模仿或制度移植,在转轨30年后应当有条件根据自身国情进行制度创新。

## (二)重新界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历史地看,中欧具有国家干预的传统。在重商主义时期,西欧中央集权的国家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奥匈帝国时期,国家深度介入经济生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欧地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超出了自由主义正统派所主张的有限作用。古德教授认为,社会主义之前中欧有三个遗产:经济的相对落后;地区内的国际联系;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这些遗产需要下列政策:促进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承认在中欧建立合作联系的潜力;结束中央计划,同时利用国家权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sup>④</sup>。遗憾的是,中东欧国家并未

---

① Leon Podkaminer,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Course of Transition and Following EU Accession), WIIW Research Reports No. 388, July 2013.

② Ozren Uzelac, Milivoje Davidovic, Marijana Dukic Mijatovic, Legal Framework,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Freedo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o They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Post - Communist Economies, 32:6, 2020, pp. 697 - 725.

③ 同②。

④ David F. Goo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Europe: The View from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January 1992, Working Paper 92 - 1, <https://conservancy.umn.edu/bitstream/handle/11299/171/wp921.pdf?sequence=1>

利用国家权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1990年开始的经济转轨的主导政策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可能限制国家的作用。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设计师强调国家作用的最小化。

最近几年,一些中东欧国家开始对国家的作用进行反思。国家不仅是亲增长的制度的建设者,而且也是公民福利的保障者。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认为,“过去1/4世纪的弱点是降低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这是一个罪恶,绝对的错误”<sup>①</sup>。莫拉维茨基计划强调国家干预。莫拉维茨基认为,“有时政治家精于刺激(经济),在市场失灵或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必须出手相助”。他认为,私人资本过于弱小和谨慎,须要增强国家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被动国家的时期已经过去,主动国家的时期已经来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对国家干预的需求有所增加,政府不得不加强国家干预,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政府必须在保护公民健康与维护经济健康之间保持平衡,需要警惕的是临时性措施的永久化。中东欧国家须要重新界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恢复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三) 推动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变

转轨后,中东欧国家形成了依赖型市场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外部资本和外部技术。外国资本控制了主要经济领域,如银行部门和工业。这一所有制结构不会激励创新投资。1990年后,随着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市场化,中东欧国家成为外资青睐的目的地。外国投资者在中东欧国家“攻城略地”,成为这些国家主要经济部门的主导者。中东欧国家形成了外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其经济增长依赖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形成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中东欧国家须要推动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变。

私有化不再被奉为圭臬,国有化成为一种政策选项。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无偿分配、管理层收购和公开出售等方式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跨国公司控制了中东欧国家的许多战略性企业。外资银行控制了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2010年后的匈牙利和2015年后的波兰不再讳言国有化。匈牙利政府对一些战略性部门实行国有化。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强调经济爱国主义,强调关键经济部门的“再波兰化”。莫拉维茨基总理强调,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应当使波兰资本而非外资成为增长的基础。

中东欧国家可以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而在经济转轨之后相当长的时

---

<sup>①</sup> Poland's Mateusz Morawiecki Shuns Post - Soviet Liberal Approach, <https://www.ft.com/content/f717a51e-3227-11e6-bda0-04585c31b153>

间内,多数中东欧国家拒绝产业政策,称“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2015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赢得大选,2016年政府制定了《负责任的发展战略》,波兰在转轨25年后终于有了自己的产业政策<sup>①</sup>。波兰政府通过了战略性部门清单,国家对战略性部门提供各种支持。面对绿色转型的需要,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东欧国家需要绿色的产业政策<sup>②</sup>。

中东欧国家应当为国内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改变外资企业强本土企业弱的局面,须要加强本土企业、提高储蓄率、有效利用国内资本、推动本土企业的创新、开发前沿的本土技术。波兰扩大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从银行到能源部门,波兰致力于形成国家级的超大型企业。中东欧国家应当培植本土的跨国公司,以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展本土企业不是为了排斥外资企业,如果中东欧国家陷入经济民族主义,那将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 (四) 实现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的增长转变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中东欧国家需要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的增长转变。实现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中东欧国家新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中东欧国家政府的重点工作,期望数字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突出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需要,对数字经济的公共投资有所增加。除爱沙尼亚之外,中东欧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平均落后于欧盟老成员国。近年来,中东欧国家高度重视工业4.0,通过了工业4.0战略或倡议,希望实现工业的数字化,提升各自国家工业的竞争力,避免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落伍者。政府前瞻性战略对推动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引导作用,但最为关键的是中东欧国家的企业对工业4.0战略的响应和对工业4.0技术的应用<sup>③</sup>。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比其他中东欧国家有更好的先决条件来发展基于先进数字生产技术和工业4.0的相关价值链的新增长模式<sup>④</sup>。

中东欧国家尚面临绿色转型的任务,而要实现绿色转型也离不开创新。

---

① 孔田平:《从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到莫拉维茨基计划——试析波兰经济转型范式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欧亚经济》2018年第4期。

② A New Growth Model in EU - CEE; Avoiding the Specialisation Trap and Embracing Megatrends, The Vien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May 2021,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7843.pdf>

③ 孔田平:《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的现状与前景》,《欧亚经济》2020年第1期。

④ 同②。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转型不仅是全球议程,而且是本届欧盟委员会推动的重点工作之一。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选择推动“绿色新政”以及数字化倡议,将其作为 2021 ~ 2027 年多年度财政框架支持的欧洲复苏计划的核心。与 1990 年相比,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减少 40%,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应达到 32%。中东欧国家须要大幅减少燃煤能源生产,尤其是波兰,该国占中东欧所有煤炭相关排放的 62%。中东欧国家可利用欧盟资金和绿色融资实现平稳过渡,更多地参与可再生能源利用和降低能源强度,支持向低排放汽车转型。欧盟提出了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东欧国家在绿色转型的进展和步伐上落后于老成员国,在推动绿色转型中中东欧国家不仅需要政治意愿,而且需要制定绿色转型的战略。形成绿色价值链,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升适应绿色发展的人力资本应当是中东欧国家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问题。中东欧国家要实现低碳增长,需要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例如,捷克设立“THETA”项目,重点是能源部门的技术研发。该项目的分项目包括公共利益研究、战略性能源技术和长期技术展望。在“THETA”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了各种能力中心,如废物回收能力中心、先进核技术中心、加热与发电技术高级中心、可再生能源研究与实验开发中心、核与辐射安全技术开发中心和国家能源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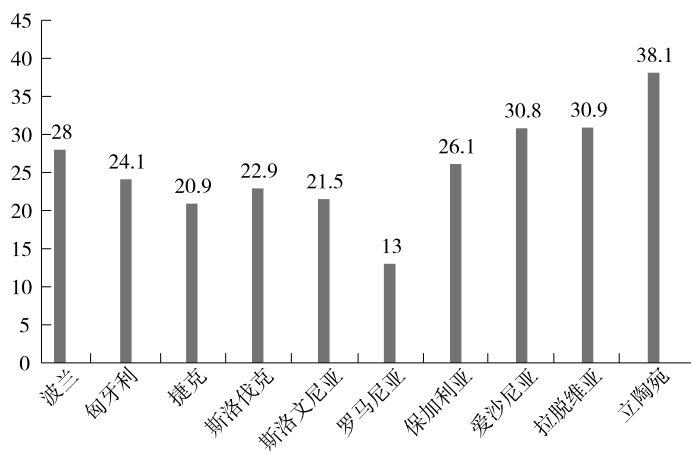


图 3 2020 年中东欧国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占 2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

注:捷克为 2019 年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CUAT.BA.ZS>

中东欧国家研发支出较低,不足以支撑创新经济的发展。2019 年只有斯洛文尼亚研发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其他国家研发支出处在较低水

平,罗马尼亚低至0.48%。要实现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的增长的转变,中东欧国家需要增加研发支出。发展适应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爱沙尼亚、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数学和科学分数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拉脱维亚的数学分数高于平均水平)。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科学分数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成绩低10%以上,数学分数更甚。在中东欧所有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的科技类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高于欧盟2016年20~29岁居民每千人19人的平均水平。中东欧国家经济的数字化需要大量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人才外流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为应对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可能的缺口,从原苏联空间国家吸引人才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 (五) 实现从工厂经济到总部经济的转型

中东欧国家在欧洲的生产网络中为工厂经济,单位产出获得的附加值较低,而高附加值则被德国等总部经济国家拿走。由于德国等国将其制造业转移到中欧,维谢格拉德四国成为“欧洲工厂”。中东欧国家制造业长期以来就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部位,从事组装、加工等低附加值活动,而高附加值活动则集中在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中东欧国家集中了跨国公司主导的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产生的价值完全在全球价值链之中,大部分出口部门的收入回流到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母公司。在制药业,一些中东欧国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的总部经济。中东欧国家只有摆脱在现有产业分工中的角色,才有可能在人均收入上赶上西欧发达国家。

然而,要摆脱现有角色向总部经济迈进并不容易。中东欧国家有陷入功能性增长陷阱的风险。中东欧国家承担价值链中的生产功能,而欧盟老成员国在知识和无形资产方面享有比较优势,这使后者能够专注于研发、设计、品牌推广、售后服务等总部功能。这一产业分工的固化将对中东欧国家的增长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中东欧国家须要调整其功能专业化,实现从工厂经济到总部经济的转型。这一调整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欧国家须要形成多家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占据价值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部分。随着功能专业化的调整,中东欧国家可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和价值链的重构。

#### (六) 重塑与欧盟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欧盟在中东欧地区进行了三次扩大。迄今为止已有11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历史夙愿。中东欧国家的加入为



欧盟带来了 1.1 亿新公民,欧盟领土扩大了 28%。中东欧国家为欧盟扩大的受益者,来自欧盟的结构和聚合基金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入盟”后,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强劲,经济增长记录好于老成员国,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东欧国家在趋同上有所进展,但是新老欧洲之间的鸿沟尚未完全弥合。2020 年 1 月,波兰总统杜达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为中东欧代言,称中东欧为欧洲增长的引擎,强调“在老欧洲经济放缓之际,中东欧有潜力填补这一空白,为经济发展提出新的创新理念”<sup>①</sup>。

然而,最近 10 年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出现问题,曾为欧洲化典范的国家成为欧盟内部的“麻烦制造者”。匈牙利和波兰与欧盟冲突不断,涉及法治、移民、性别政治等议题。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成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盟友。2021 年波兰宪法法院裁决挑战欧盟的法律秩序,罗马尼亚宪法法院随后仿效。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法治争议有可能影响欧盟预算资金以及复苏基金的资金拨付。新成员国中尚有 6 个国家未加入欧元区,目前除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有加入欧元区的时间表外,其他国家尚无加入的具体计划。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关系的紧张日益成为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sup>②</sup>。

中东欧国家迫切需要重塑与欧盟的关系。经济上,中东欧国家离不开欧盟这个庞大的“趋同机器”。一些中东欧国家的公共投资很少,高度依赖欧盟的基金。如果因法治争议无法获得欧盟资金,中东欧国家将丧失发展的机遇。中东欧国家需要与欧盟进行坦诚的对话,在自身关切与欧盟的整体利益间寻找平衡点,达成妥协。重塑与欧盟关系最大的障碍在于中东欧成员国执政党与在野党欧洲观的分裂,国内政治极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外溢到欧盟层面。

### (七) 应对严峻的人口形势

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2009 ~ 2018 年,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2019 ~ 2028 年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未来几十年,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将会萎缩。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减少将比欧盟的总体情况严重得多。

---

<sup>①</sup> Joseph Conra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EU's Growth Motor – Polish President, <https://www.thefirstnews.com/article/central-and-eastern-europe-is-eus-growth-motor-polish-president-10011>

<sup>②</sup> Krzysztof Jasiński, Polish Capitalism against Global Processes: Successes and Dilemmas, <https://www.aspen.review/article/2018/polish-capitalism-global-processes-successes-dilemmas/>

表 10 2009 ~ 2058 年欧盟背景下中东欧国家 20 ~ 64 岁人口变化 (%)

年份	2009 ~ 2018	2019 ~ 2028	2029 ~ 2038	2039 ~ 2048	2049 ~ 2058
欧盟	9.1	-2.5	-3.7	-2.6	-1.8
波兰	5.1	-7.1	-4.6	-10.4	-10.5
匈牙利	2.5	-5.2	-4.4	-7.2	-4.3
捷克	2.9	-1.8	-2.8	-8.2	-4.6
斯洛伐克	7.9	-4.6	-4.0	-9.2	-8.0
斯洛文尼亚	4.3	-4.5	-4.5	-6.7	-2.6
罗马尼亚	-1.4	-9.6	-10.4	-10.0	-6.4
保加利亚	-5.2	-10.5	-9.9	-12.1	-9.7
克罗地亚	1.9	-7.3	-5.7	-6.3	-5.6
爱沙尼亚	3.3	-3.5	-3.5	-5.9	-7.5
拉脱维亚	-8.6	-14.1	-9.9	-10.6	-10.6
立陶宛	-7.0	-19.0	-14.8	-10.3	-10.2

资料来源:波兰华沙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根据欧盟统计局 2015 年预测数据计算, Mariusz Próchniak, Juliusz Gardawski, Maria Lissowska, Piotr Maszczyk, Ryszard Rapacki, Aleksander Sulejewicz, Rafał Towalski, sciezki rozwojowe krajów i regionów europy srodkowo – wschodniej, [https://ssl-www.sgh.waw.pl/pl/Documents/raport\\_sgh\\_2020/038\\_01\\_Prochniak\\_.pdf](https://ssl-www.sgh.waw.pl/pl/Documents/raport_sgh_2020/038_01_Prochniak_.pdf)

为了缓解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中东欧国家可在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有效退休年龄以及实施更积极的移民和家庭政策方面有所作为。为应对劳动力短缺,中东欧国家开始利用工业机器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预计,2019 ~ 2021 年中东欧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库存将以 22% 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增长,而德国仅为 5%。世界制造业机器人平均密度为每万名员工 99 个机器人,欧洲为 114 个,高于美洲和亚洲。斯洛文尼亚每万名工人有 174 个机器人,斯洛伐克有 165 个,捷克有 135 个<sup>①</sup>。

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早已存在。中东欧国家长期处在欧洲的边缘。在过去 250 年间,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大西洋的贸易体系获益匪浅,这一贸易体系逐步向东方扩展,当东西方分裂后这一进程陷入停顿。因此,在 1989 年之前东欧国家的外围性质没有改变。在欧洲统一的大背景下,中东欧国家虽然与西欧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尚未根本改变中东欧国家的外围地位。他们能否在下一个 30 年改变其外围地位,取决于中东欧国家能否成功完成第二次转型。

(责任编辑:农雪梅)

① Maddy Wigh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yes Post – Pandemic Growth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https://www.gtreview.com/news/europe/central-and-eastern-europe-eyes-post-pandemic-growth-in-industrial-production/>